

● 开放丛书

中青年学者文库

丁学良集

——痛索·奋发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丁学良集

——痛索·奋发

丁学良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9年·哈尔滨

期

丁学良集

——痛索·奋发

丁学良 著

责任编辑：孙少平 张莉

封面设计：陈少家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9.75·插页 2·字数 220 千

1989 年 5 月第 1 版·198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16-0743-3/C·24 定价：4.35 元



丁學良

作者小传

丁學良，1952年生，1978年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1982年获复旦大学哲学系硕士学位。毕业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1984年赴美国匹茨堡大学进修；1985年入美国哈佛大学攻读东亚现代化博士学位。现为美国哈佛大学“东亚工业文明的兴起”和“中国文化大革命”两门课程的助教，是“中国旅美学人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学会”及“美国全国社会学学会”会员。

目 录

献词.....	(1)
自序.....	(2)

第一辑·人道主义

马克思究竟怎样看待人性?	(27)
恢复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社会性思想的本来面目	(47)
从马克思人性概念的歧义性看他同传统人道主义 的关系.....	(61)
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	(76)
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观”概览.....	(104)
以科学态度对待社会科学.....	(145)

第二辑·从理论到实际

发展生产力是消灭三大差别的最有力的杠杆.....	(149)
抽象劳动的实质.....	(161)
切实改革 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	(168)
知识、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大纲》中的一个观点的回顾.....	(177)

马克思对信息时代的预见.....	(185)
------------------	-------

第三辑·比较现辑·比较现代化

一本现代化比较研究的导论.....	(197)
现代化和不同社会的结构.....	(204)
贝尔《工业化后社会的来临》新版序.....	(221)
韦伯的世界文明比较研究导论.....	(239)
“现代化理论”的渊源和概念构架.....	(283)

献 词

献给我的母亲，她用泪水泡大了我

这是我的第一本论文集，其中凝聚着我青年时代许许多多可言的和难言的迷惘、痛苦、思考、尝试、奋发和呐喊。西方人有一个好传统，常把自己的著作题词献给所敬或所爱的人。马克思把《资本论》献给威廉·沃尔弗，以感激这位平生清苦的忠实友人在马克思最困难的时候，馈赠了大笔遗产，使他能够继续《资本论》的写作。康德把《纯粹理性批判》献给皇家国务大臣巴朗·冯·蔡德里兹，因为这位大权在握的显臣不仅是“科学发展的赞助人”，而且是“科学的热爱者和有见识的评判者”。海明威把《老人与海》献给查理·斯克拉伯纳和麦克斯·帕肯斯，这两位出版家兼编辑对包括海明威在内的一大批杰出作家的作品之风行于世，作出了持续的努力。

我的母亲不曾给过我什么钱，因为她很穷。我的母亲也不能对我的研习给予任何的评判或帮助，因为她不识字。她所能给予的，只是我父亲过早病逝之后那些年里每时每日的哀怜和痛爱。因此之故，我把这本稚嫩的书——稚嫩得犹如孩童的啼叫——献给我的母亲，为的仅仅是她用泪水泡大了我。

自序

在美国留学是痛苦的，既有智力上的痛苦，也有心灵上的痛苦。让我先从第一种痛苦说起。

一九八七年夏天，在回答赴哈佛大学采访的记者时，我曾说道：

最早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感到自己到这儿来是吃亏了。我念社会科学，语言非常重要。跑到美国来以后，自己原先在国内的所有长处都变成了短处。简直是“扬短避长”！感到很憋气。由于在学业方面有很大的压力，以至于想一些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看一些中文报刊的时间都没有。我在国内的时候，已在上海复旦大学念过硕士。原本想，象我这样的基础来美国学习，虽有一定的困难，但不会太大。没料到这个估计是乐观过了头。整个人被牵着鼻子转，一点知识性的活动余地都没有！我想很多到美国来念书的中国同学，都跟我差不多。事实上，我们能够来，都算是在国内千挑百挑的，对自己很有自信心，不知道语言障碍竟是那样大！

除语言问题外，美国的博士训练大纲，要求是很全面的，有它固定的计划和编排，不能说你对什么感兴趣就念什么。可是象我这样的人，已经有了一定的生活经历，专业方

面有了一定的背景。想研究的问题，在来美国以前已经基本形成。到美国来只是希望通过对世界有新的了解，找到更好的方法，来研究一些我们早已思考着的问题。因为我们是胸有成竹的青年知识分子。但是在美国念博士课程，就是不能按照自己的计划！得要满足它编制上的所有要求。

最后虽然很痛苦，可是为了面子问题，不敢回去。真是做了过河卒子，不能回头！

简单一句话，使我在智力上历经痛苦的，就是在完完全全的英语环境中必须从头到尾煎熬博士训练的全过程。美国的研究教育被称为“美国在国际上最富竞争力的产业”，吸引了全世界最多的留学生。美国各大学的研究生训练大纲各有特色，同一所大学里的不同学科也各不一样。而且每一系科都根据本学科的发展趋势时有改进。但是在那些以培养研究生为主的尖子大学里，同一学科的训练大纲却有一些基本的相似点。试以哈佛大学社会学的博士训练大纲为例。

第一项是修课方面的要求。不论你入学以前上过什么学校，得过什么学位，每个研究生必须至少修满哈佛本校的十二门“半学年”课程。所谓“半学年”课程是指那种份量最重的、需要上半学年（即一个学期）的课程。每个学期学生必须修三门以上的课程，也就是说，在通常情况下，入学的头两年百分之百的时间为修课所占用。在这十二门课中，有八门必须是本系的课目，另外四门可以从其他系科选修。这样就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好的知识结构。

在第一学年结束的时候，按学校规定，给一年级研究生授课的教授必须在一起“会诊”，审查每个研究生的学习表现。给表

现特别差的学生以 termination (除名)。如果你在头两年里。以“B”以上的平均成绩通过了十二门课,你就过了第一大关。

第二项要求是“资格论文”(不同于为某一门课而写的“学期论文”和以后的“学位论文”)。在第二学年结束时,每个研究生必须向系里呈交三篇论文。一篇是理论性质的,两篇是经验性质的,以证明你基本掌握了社会研究和分析的思路及方法。

第三项要求是博士“资格大考”,通常在第二学年末或第三学年初举行。它由四个步骤组成。首先,研究生提出自己将要集中研究的两个分枝领域(比如,我选择的是“社会理论”和“社会发展/现代化”),对每个领域呈交一个三页的简要说明并附带重点阅读书目。由三位至四位教授组成的考试委员会审定,若你的简要说明合格,就会对如何阅读、备考提出指导。第二步是研究生根据考试委员会的指导,在重点阅读的基础上,对每个选定的分枝领域各写出一份篇幅很长(30至40页)的“陈述”。在“陈述”中,对你所选定的分枝领域里最重要的理论发展和方法发展提出综合性的分析和评判,以证明你对构成该领域实质的那些成就和问题有全面的了解和独立的见解,对今后的专业方向和学术研究的突破口有明确的设想。第三步是提交一门课程的教学纲要。设想你自己在大学开一门课(比如是“社会发展/现代化”),你怎样确定该门课的目标(任务)?怎样设计课程的结构和进度?怎样列出这个领域里最重要的文献?通过哪些方法引导、启发、组织学生去思考、解决最重要的问题?要求研究生设计这种教学纲要的用意,是培养你作为高级教学人员的能力。第四个步骤就是考试本身。如果考试委员会审阅你的两个“陈述”和一个“教学纲要”后,认为够格,就举行一次口试,用一系列问题试探你理解专业知识和问题的广度和深度。如果通过,就被承认为“博士候选人”,亦即承认你已经具备作“博士论

文”的资格。如果通不过，你有机会补考一次。补考不过，打发你滚蛋。

博士“资格大考”是研究生训练过程中最难的关卡。考试之前的紧张，可以使人达到一种半神经质的地步。因为人人都明白，这是系里筛选研究生的决定性一关。一试不过，虽然理论上可以补考，但留下的心理压力，却令人难以支撑。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研究生开玩笑地对我说：“如果谁第一次没通过，他在系里的处境如同是被戴上了‘四类分子’的帽子，那滋味可不好受！”资格大考通不过而自杀的极端事例，偶有所闻。至于在好的学校里通不过，被迫转到差的学校去，则是经常发生的事。当我把资格大考命名为“鬼门关”的时候，伙伴们一致鼓掌同意！

第四项要求是“学位论文计划”。通过了博士资格大考，“博士候选人”必须立即提出一份计划，说明“学位论文”的选题、研究方法、参考文献和研究进展。审查这个计划的，是一个由三位教授组成的委员会（与“博士资格大考委员会”不同）。审查通过，你就进入具体的收集材料和写作的阶段。如果一审不过，你有第二次补救的机会。

第五项也是最后一项要求是“学位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由五位教授组成，其中至少一位是外系教授。论文审阅和答辩的评分有四等，“出色地通过”，“通过”，“需作小修改的有条件通过”，“失败”。

美国的社会学博士训练大纲中，数量化研究方法和技能占据了极重要的地位。社会学在欧洲与在美国受到大不一样的传统的影响。欧洲因其历史的悠久和人文气息的厚重，社会学更靠近哲学和历史学，注重历史的、文化的、批判的、宏观的、比较的思路和方法。美国新大陆的学术界则孕育于重科学、重技术、重经验、重实用的气质之中。社会学更靠近“硬”科学。当塔尔

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从西欧留学回到哈佛,他挟持而归的是与美国传统迥异的欧洲风格。从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帕森斯迂回摸索于哲学、经济学、历史学、宗教学、心理学、人类学、控制论、信息论之间,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系统一机能”分析构架。他的雄心勃勃、孜孜不倦、勤于探索、勇于综合的气魄,使得他竟然成功地把哈佛的三个系(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整合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关系系,雄据宝座多年。在这数十年里,一代一代的社会理论和文化分析大师从哈佛培养出来、输送出去,造成注重文化批判和理论建构的风气,如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金斯利·代维斯(Kingsley Davis),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ord Geertz),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马里恩·莱维(Marion Levy),尼尔·斯密尔撒(Neil Smelser)等等。

然而,自帕森斯逝世以后,美国社会学的主流就渐趋变化。建立野心勃勃的、庞大综合的理论体系之努力愈益受到怀疑和批判,多数人的兴趣转向数量化、公理化和经验性的研究。而现代应用数学和电脑的发达,又给这种转向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手段。这种转向可以从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训练大纲中窥见一斑,在早些时候,要求研究生掌握德文或法文。而现在这项要求变成了非约束性的,掌握数量化研究方法的要求则变成约束性的。

我对数量化研究方法的态度,可以说是“抽象地重视,具体地痛恨”。美国社会学界那种越来越推崇数量化研究方法的风气,多少透露出极端实证主义的偏颇。但是,在美国文化背景下走得似乎过远的这股风潮,对中国社会科学的风气倒是一帖极合适的泻药和清醒剂。我国自古以来的思维传统,一直是以浑合、模糊、抽象、空泛而见长。在极左思潮统治的年代里,社会科学更是蜕变成了空话、废话和假话之集大成。这几年来虽然有

重大转机和进步，虚浮的成份仍然很多。让极端强调经验、事实、数据、客观检验技巧的实证主义风潮冲击冲击，正好可以把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淤积不化的玄想思辩之痼疾化解“泻”去，使我们在构筑“体系”、提出见解、讨论问题时，越来越少虚浮的水份、热气，越来越多的冷静和求实。

尽管从理论上我如此地重视数量化、经验性的研究方法，每遇到选择这些方法作为专业方向的中国留学生，总是在一边加油鼓气，我自己却不愿意选择这个专业方向。由于从小喜欢文学，后来又研读哲学（其间读了三年机械工程，只是增加了我对该专业的痛恨），我的思路更亲近欧洲社会学的传统。可是，尽管你没有选择数量化方法作为专业方向，美国的博士训练进程却容不得你绕道而行。所有的研究生都要通过至少两门的“经验研究”和“数量化方法”的必修课，一次不及格的要重上，两次不及格的就要被扫地出门。我来美国学习，至少一半的时间和精力用在这些课上。在匹茨堡大学的那一年里，我修了“社会研究的实践”和“社会统计学”。在哈佛大学的第一年里，我修了“美国社会：经验研究法”和“数量化研究方法”。每当我坐在电脑终端前面，建模型、调数据、逐步检验、重建模型，经常弄得彻夜不能上床睡觉的时候，心中总是充满了忿忿不平！“我选定的是宏观的文化比较的社会理论，今后一辈子都不会去做经验研究，为什么把我活活绑在这里？”心中即便怒气激荡，功课还是照样要做（万幸的是教授对我的成绩很满意，宽恕了我的抱怨）。

虽然被迫修很多的经验研究和数量化方法的课使我常有浪费大好精力之感，但毕竟只是多费点时间而已，通过了也就万事

大吉了。使我承受最大的“智力上的痛苦”的，乃是语言！出国之前，自学了一点英语，能够以慢得惊人的速度阅读中等难度的专业文献。但听力不行，说和写就更不行了。一进入美国的博士研究生班，每学期要修三门课，每门课要阅读至少十五本以上的专著。也就是说，至少每周要阅读四厚本。要完成这样的阅读量，英文的阅读速度必须是每小时三十页以上。而我当时至多每小时只能读四页左右。每门课至少要作一次报告，在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里对一本重要著作提出简明的总结和要害的问题。有的课要交一篇三十页左右的论文，有的课要交三篇短文。如果说阅读任务就已经快要要了你的命的话，写论文就更可怕了！每一个句子都是痛苦的！就好象从干瘪的乳房里硬要挤出奶汁来。挤不出奶汁，就只能挤出血滴来！除了论文和报告以外，美国教授对研究生的评分还部分地依赖于你在课堂上参予讨论的表现。

请设想一下，如果你因阅读速度的限制，只能完成很小一部分的阅读任务；你象挤血滴一样榨出来的论文，美国教授不大看得明白；你的报告人家不太听得懂；你的结结巴巴的口语使你很难介入讨论和争辩；而最糟糕的是，教授和美国同学的讲话、问题，你只能猜懂其中极小的一部分。你满腹的知识、满脑子的见解、满腔的激情和豪气，统统都被语言这把大“锁”锁住出不来。能吐出来的那一点点，在量上和质上都使你汗颜。请问，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干什么？你会想什么？

这恰恰就是我刚来美国时的状况！

在那最初半年多的时间里，人就象傻子一样从早到晚地钉在凳子上，艰难地一行一行地阅读，艰难地一个词一个词地挤论文。忍受着众目睽睽之下讲不清意见的窘困和羞辱。在被提问时因听不懂问题而无从对答。紧张地甚至半带恐惧地等待着交

论文或考试的日期的逼近。这时候你的心不由自主地被一种巨大的磁力吸向有关祖国的一切：那对你而言如鱼得水般的文化氛围！那与你血肉关联的人和事！在众人热切期待的气氛中，用你的出口成章的母语抒发一家之言、令满座顿起争执，是多么地过瘾！伏在案上用你的运用自如的文字纵笔疾书，不日便可得知来自四方的贬褒抑扬，是多么地痛快！呵，祖国！我生于斯、长于斯、活动于斯、实现于斯的那片国土呵，我心里是多么思念着你！国家恰逢百废待举，自己正值创造盛年，这正是施展身手报效国人的大好时候，何苦来到异邦、受这窝囊气？！初来美时，每日被这些念头所折磨，常常凌晨从梦中凄然而醒，两丝清泪，一袭湿枕。

我曾经多次跟伙伴们讲，学成归国以后，我一定要把在美国留学的经历写出来，一无保留地写出！我告诉他们，连书名都已经想好了。

“什么书名？《海外学子》？”

“不。《谈何容易》。”

尽管吃过这么多苦，但这“智力上的痛苦”并没有白吃。确实有很多收获。最大的收获来自贝尔教授^①的指导。他的授课方式极具特色。一九八五年六月，在接到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不久，所有的新研究生都收到贝尔的一封信，信中他首先列出他的“社会理论”必修课的基本构架，然后他进一步列出所要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

①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 1919—)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思想家和社会科学界的活动家。1938年毕业于纽约市立学院，获科学学士学位，继而入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现在担任美国全国电脑和电信通讯研究理事会“委员、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董事”、“对外关系委员会”和“世纪协会”委员。

在这些问题之后，贝尔给我们开出了二十七本书，从苏格拉底前的古希腊哲学到当代实证主义和科学哲学，从经济学通论到历史学概论。用意很明确：虽然离新学年还有三个月，你们不要指望欢度暑假了！

贝尔虽然非常权威主义，却并不独断。在同一封信里，他对我们提出的最后一个要求是：“我已经概略地表明了我所想像的社会理论的构架和主题，你对此有什么反响？请来信列出你所希望增加的讨论主题和疑问，并请列出相应的书目。”我回信提出了两个主题（西方社会科学中关于非西方社会演化的诸种理论；革命与宗教）。但我没有增列很多书目。二十七本已足够要人的小命了！

当转到哈佛的时候，我已经度过了我留学生涯中最可怕的阶段。语言上有了进步，加上我喜好辩论的天性，美国人很买帐。此外，贝尔所开列的书中，有一部分我已在国内读过中译本，所以表现颇佳。学期结束，我在电梯口遇到贝尔教授，他很高兴地拍拍我的肩膀，连用三个“very good”夸奖了我的学期论文。我知道这一关过了！

我“斗胆”请求他担任我的博士学位指导教师。①他欣然应允。由这时候起，开始了我们之间不同寻常的师生之交。

一九八六年夏，贝尔把我喊到他家，对我说：“你在哈佛的第一学年已经结束。从九月份开始的第二学年，我想对你做点特别的事。你来自一个自成体系的、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你现在所学的西方社会科学，它的全套假设和概念构架，或隐或

① 请贝尔当导师确实需要“斗胆”。入学后上他的理论课的第一天，他说道：“也许你们中的有些人想请我作导师。我希望你们在作出决定之前，要三思而行。”因为他是个非常认真的人，大部分学生都不愿意跟在他后面成天“超负荷运转”。

显地，都是根源于西方社会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涌现的问题和萌生的展望。不学西方社会科学是愚蠢的，因为它对非西方社会有强有力的启发价值。但不能终止于这一步。下一学年共有二十四周。根据你对自己的社会和文化的了解，再对比于你所学的西方社会理论构架，你拟定出对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最关键的十二个问题来。我们每两周讨论一个问题，每次两个小时。在讨论之前，我针对那个问题指定你读几本书。你把你的思考写成一篇简要的论文给我看。这样，我俩在讨论时就有充分的内容。经过讨论，对问题有了更深入一层的理解，我再列出相关的著作，作为你今后长期研究的参考。”

就这样，每隔一周的星期六上午十点，我走进“弗朗西斯路六十五号”那幢绿树遮蔽的红砖楼里。他，一位年近七十、名播宇内的学者，无偿地用他的周末休息时间，向一个来自万里开外的中国学生谆谆授教。需知，这是在“时间就是金钱”的美国，而他又是那样的繁忙！经常，在我到达他门口时，他正在二楼书房埋头写作。听见门铃声，便搁下手中的笔。有时他正在接受知名的美国或外国学者、记者的采访。我一到，他便匆匆结束那边的谈话。为了节省我的精力，他不但给我开好阅读书目，而且让他的秘书把这些书从他的私人图书馆里找出来，给我预备好。有时他干脆把他的私人藏书送给我。

我把这些情景跟我的朋友们讲。大多数美国人的第一个反应是感慨地一叹：“unbelievable！”（“真叫人难以相信！”）少数学过中国历史的美国人会说：“这倒很象你们中国传统中的师道。”中国同学则往往开玩笑地说：“你是他最得意的关门弟子^①，当然要倍加关照。老先生想把一生功夫悉数传给你哩！”

① 因为贝尔到1989年夏季就将退休了。